

关注、学习和阅读赵元任——罗仁地 (Randy J. LaPolla) 教授访谈录

实验语言学Elinguistics 2025年12月30日 19:07

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商务印书馆汉语中心 Author 汉语中心



商务印书馆汉语中心

商务印书馆汉语中心



关注、学习和阅读 赵元任

——罗仁地 (Randy J. LaPolla) 教授访谈录

提 要

石锋教授掀起了“读赵元任”之热潮，在此背景下罗仁地教授指出：赵元任的研究方法基于自然语料的归纳法，强调灵活和开放的思维方式，不受既有理论的束缚；赵元任先生对语言学的热爱尤其值得我们学习，保持对语言学研究的乐趣至关重要。罗仁地还谈到在汉语研究中，不能盲目地套用西方的主语、宾语等概念，而应基于汉语自身的具体特点，更多地关注信息结构。

关键词

赵元任；信息结构；构式；汉语研究方法论



2023年9月11日，著名语言学家罗仁地（Randy J. LaPolla）教授接受笔者邀请，做了题为“赵元任先生的句子和论元结构概念”的线上讲座（发表版本参罗仁地2023）。在讲座中，罗教授深入浅出地讨论了赵先生与众不同的汉语句式分析方法，从信息结构角度阐释了汉语的不同子句结构。讲座之后，笔者对罗教授做了专访，提到的八九个问题，都是围绕赵元任先生的。之所以设置这个环节，除了石锋教授倡导“读赵元任”的背景之外，也有笔者个人的原因：一方面是笔者针对罗教授的讲座有很多的困惑和感想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笔者当时正在为“现代汉语”备课，准备过程中发现很多教材（比如黄伯荣、廖序东编写的版本，即俗称的“黄廖本”）与现有的研究脱节很大，如何把我们积累的新的研究成果整合到教材中去，是语言学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重大问题。

杨旭：最近石锋教授提倡“读赵元任”“赵元任的方向就是中国语言学的方向”（石锋

2023a) , 您自己也写过介绍赵先生的小传 (LaPolla 2013) , 那么赵先生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? 当代的语言学家应该重点学习赵先生的哪些方面?

罗仁地: 我想我和石锋教授的看法类似, 主要就是要关注、学习和阅读赵元任。对于赵先生的一些细节问题, 我在文章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, 但这没关系。我主要是喜欢他的研究方法, 即基于自然语料的归纳法。他的视野很开阔, 思维也很灵活, 因此不受先入为主的理论的束缚。你知道, 学习理论有一个限制, 就是它会限制你的思维方式。我们应该像《笑傲江湖》里的令狐冲学习剑法一样, 学了那些招数但也要忘记那些招数, 这样你在对决时就是完全自由的。在搞语言学的时候, 要做到不受既有理论的限制, 保持开放的思维方式。在这方面, 我最佩服的就是他。

他不仅有这种方法, 而且一直乐在其中。我一直跟我的学生说“linguistics is fun” (语言学是好玩的), 一定要保持这种乐趣, 把研究当成好玩的事情。他那个时候不当官, 所以避免了很多头疼的事情。我曾当过系主任, 这不仅耽误了我的研究, 还让我感到紧张和生气。后来我就不再担任这种职务了, 告诉学校说, 我不要再做官了, 我受不了。赵先生一直在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语言学组的负责人, 但他想把重心放到研究之上, 所以不去做所长等行政工作, 此外也担心蒋介石会注意到他, 并利用他。

他的具体分析也值得我们学习, 他有很多与众不同的观点, 启发我们从新的角度理解语言。我有一个朋友易家乐 (Søren Egerod), 我特别喜欢跟他交流, 就是因为他的看法与众不同, 能够对一些你认为没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争议。就像有人打你, 但却对你有好处。我觉得这种人是最有用的, 我们要学习那些思想开放的人。

杨旭: 这次讲座的一个中心议题或关键词是“信息结构”。在中国, 信息结构并未受到重视, 比如大多数现代汉语教材只是简单介绍了“话题”和“焦点”, 并未专门介绍信息结构的各种构式或句式 (比如像对待词类和句法成分那样)。陆俭明先生提倡汉语研究重视信息结构 (陆俭明 2016), 我的问题是: 现代汉语教材或者参考语法应该如何应用或落实信息结构的研究?

罗仁地: 其实没有信息结构构式和非信息结构构式; 所有句型都是为了表达某种信息结构而习俗化的。在汉语中这个事实最清楚, 因为可以用信息结构来解释汉语所有的句型, 如“(王冕) 七岁时死了父亲”。

实际上我也注意到, 国内一般不把这些内容看作一个整体, 也不把话题和述题处理为相关的概念, 而是各自单独来讨论。但这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。我们学习时可以借鉴韩礼德 (Michael Halliday) 和兰布雷希特 (Knud Lambrecht) 的框架 (罗仁地、潘露莉 2022)。我认识韩礼德, 和他聊过很多问题, 他的框架相对比较简单 (Halliday 1967、1994)。我也认识兰布雷希特,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时, 曾

一页一页和他讨论他的那本书，给他提出一些修改意见，不过到最后仍然是晦涩难懂（Lambrecht 1994；或参 Van Valin & LaPolla 1997 第5章的简介）。这个杨老师也知道，我们之前在读书会上读过这本书，有时是讨论一章，有时不到一章，每次讲两个小时，也不一定讲得清楚。[1]除此之外，还有贡德勒（Jeanette Gundel）的方法（Gundel 1998）、一些比较形式的方法（如 Vallduvi 1992），以及布拉格学派的方法（他们的方法一直在演变，现在也比较形式化，如 Sgall, Hajicová & Panevová 1986）。他们都有各自的分析框架，反映了当时大家讨论的一些问题，最好能够参考这些内容。

当然最重要的是，尊重汉语的实际情况，分析汉语的自然语料。我常说“trust the language”（要相信语言），要按照语言本来的样子来描写，这样就不会出错，因为我们描写的是汉语事实。如果你分析的是编造出来的句子，那么针对句子本身别人就会有不同的看法；但如果是真正的口语表达，那么没人可以与你争论，因为说出来的是事实。当你用归纳法将信息结构的规则总结出来，你就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分析方法了。

杨旭：和很多其他参考语法相比，赵先生最大的不同之一，在于运用了口语语料（而且在书名中特意强调了“口语”），这一不同是否是他能有那么多独到观察和见解的重要甚至根本原因？此外，赵先生是否有语料库（corpus）的概念，比如他留下的很多书稿或资料，是否包含了我们现在理解的语料库？

罗仁地：赵先生的方法是，注意周边的人怎么说话，搜集这些说法，以归纳法来分析这些说法。这种方法让他发现了很多他没意料到、也不可能意料到的现象，也保证了他可以实事求是地分析它们。此外这种方法还让他意识到语言的多样性，即语言不是像结构主义所说的，是个有很多限制的逻辑系统，反而是人的行为，很自由，没有严格的规律。赵先生是地地道道的结构主义者，但他还是讨论了很多不规律的语言现象，因此他的书很厚。最不规律的是词类，他用了300多页来讨论，但还是没有严格的规律。

关于第二个问题，你可以参考加州大学图书馆的“赵元任档案”。赵先生什么都不扔，所以在他去世后，他的家人将他所有的笔记、日记、著作等都保留了下来。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，商务印书馆正在与图书馆合作，慢慢地出版赵先生的整个档案，2022年出版了他的日记的第一册（一共是46册，参石锋2023b）。此外，他的博士论文也已经出版，翻译是石锋教授等完成的，论文的内容涉及方法论（赵元任2023）。如果你想看他的笔记本，我可以给你看照片，这是他的笔记本，还有里面的内容：



1954年赵先生到欧洲游学时的随身携带的笔记本

杨旭：您屡次强调汉语研究可以抛弃主语、宾语这些来自西方的概念，按照汉语本身的情况来分析。除此之外，是否也要抛弃其他概念，比如语义角色、论元结构等？赵先生提到汉语动词的动作没有方向，在我看来是由于语义关系的丰富或自由，如果过于丰富或自由，那么就可以不用语义角色或者论元结构的路径了。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

罗仁地：首先我想说，我并不是要抛弃主语和宾语这些句法关系概念，只是说汉语没有把它们语法化，因此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的东西。这些概念在我们的讨论中都有，但在考察个别语言时，要看这门语言的一些构式有没有呈现这个范畴，比如看是否有示证的标记，是否有时体的标记。这实际上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，要看每门语言的每个构式的具体情况。因此，这并不是西方不西方的问题，也不是简单的抛弃。

关于论元，我自己也提到过几次。汉语比较灵活，没有严格的论元结构，但要区分两个方面：一个是看在具体的构式中，有哪些具体的论元出现了；另一个是看这些论元出现在构式的什么位置。英语的论元结构和论元和在句子里的位置有密切关系：在一般的句子里，如果是施事者，就得出现在动词前面；如果是受事者，就得出现在动词后面。汉语没有这些限制，所以在研究汉语时，这两个问题需要分开讨论。比如“吃”可以构成“吃鸡、吃馆子、吃筷子、吃大碗、这锅饭吃了十个人”等，几乎各种论元都可以出现在动词后面。而英语只有有限的论元可以出现，如果不是直接宾语，其他论元一定要通过介词引入。例如“*We eat in a restaurant*”（我们吃餐厅）一定要用介词，不能说“**We eat restaurant*”。所以每种语言的情况都不一样，我觉得还是要实事求是，按照具体语言的情况来分析。

赵先生之所以把动词后面的所有语义角色都当作宾语，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语义角色的概念，另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形态句法策略来区分这些不同的语义角色。从描写语言学的角度来看，如果没有形式上的差别，就无法在你的范畴体系内建立不同

的分类。

杨旭：但是许多中国学者习惯了使用这些概念，包括词类、主语、宾语等句法成分，以及新引入的论元结构、语义角色。您现在主张这些概念似乎不适用于汉语，但如果大家不使用这些术语，而且又暂时想不到其他分析汉语的方式，那么似乎就很难讨论汉语了。当然，您提到信息结构理论是可以分析汉语所有句型的，所以现在只剩下信息结构了吗？

罗仁地：要按照语法化的范畴来分析一门语言，不要将其他语言的范畴强加于汉语，尤其是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。如果我说汉语没有主语和宾语，是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汉语已经语法化了这些构式。所有的语法都是语法化的结果，每种语言的语法化过程都不一样，所以不同语言语法化了不同的范畴，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。

那么句子的组织原则是什么呢？我认为是信息结构。用信息结构来分析汉语句子是很有用的，而使用主语和宾语的分析方式则效果不佳。尽管赵先生将动词前面的所有论元都称为主语，将动词后面的所有论元都称为宾语，但这样很难真正理解汉语的真实情况。当然，汉语中有些语法现象，比如类别词（classifiers），是已经语法化了的，而其他语言则没有，比如英语就没有句法形式证明类别词已经语法化，因此我们在讨论英语时就不需要讨论。同样的道理，汉语中没有句法形式证明其语法化了主语和宾语这些句法关系构式，那么为什么要使用这些术语呢？

多年前我在北大做报告时，有人问我：如果不用“主语”这个术语，我们怎么讨论汉语呢？他们习惯于使用这个术语，赵先生也是用这个术语，吕叔湘也是用这个术语，但他们对“主语”的定义是“话题”，所以“主语”的使用很容易让人误解。比如许多人就误解了李讷（Charles N. Li）和汤姆森（Sandra A. Thompson）的文章（Li & Thompson 1976），他们提到的分析基本上是赵先生的思路，但有一点不同，是他们已经有了语义角色的概念，把施事者叫作主语。他们说得很清楚，这个主语不像英语中的句法关系，而是一种语义角色。可是很多人，尤其是形式派的学者，误以为汉语的“主语”和英语的“subject”是完全相同的，这实际上是一个严重的误解。

杨旭：赵先生提到，汉语的话题-述题来自问答结构。这让我想起塔尔米·吉冯（Talmy Givón）的名言“今天的词法是昨天的句法”（Givón 1971）——后又有人仿造出了“今天的句法是昨天的章法”。提到章法或篇章，一般想到的是书面语篇，但是赵先生提到了口头对话（一问一答），这其实是会话分析中的话轮交替。这是否提示我们一种新的语法化或者句法化路径？或者，启示我们要重视自然口语语料的重要性，即看哪些句法是由自然口语语料话轮交替产生的？

罗仁地：根据我的了解，赵先生并没有说句子结构是“来自”问答结构，而是说句子本身“就是”一种问答结构。但是你说得对，句子结构确实是从人和人之间的交际行为中

涌现出来的，是两个人共同创造的，而不是一个人单方面创造的，这正是互动语言学的核心观点。至于吉冯的名言“今天的形态是昨天的句法”，他的意思是：语言是从一个相对松散的结构逐渐变得更紧密，直到可能变成形态。这给我们的启示是，语法化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个别词的语法化，而是整个构式的语法化；构式总是出现在特定的语境中，语境对构式的语法化有重要的影响。举个例子，像“I'm going to see the doctor”（我要去看医生），这个句子中的“go”是表达移动的意思，还是表示将行体的意思，要由整个构式的语境决定的。

很多语法化的专家把紧密程度当作判断语法化程度的标准（如 Lehmann 1985）。我自己的看法不同：我认为语法化就是习俗化，所有的语法现象都是语法化的结果，不同句型的习俗化也是语法化的结果；他们讨论的紧密化是基于语用的现象（usage-based phenomena），而这种紧密化靠的是语调；如果一个语言的语调跟他们讨论的语言不一样，不一定会出现他们所说的语法化，但我不把这个当作没有语法化。这方面，汉语是很好的例子。

杨旭：再问您一个关于主动、被动和“把”字句、“被”字句的问题。黄廖版《现代汉语》几乎把前者和后者等同处理，但您屡次强调汉语没有主动和被动的语态（voice），根源于汉语的无标记的话题-述题结构，以及汉语动词所示动作没有方向。“把”和“被”的作用仅仅是提示动作方向，此外还用来识别指称、兴趣或伤害的功能。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分析“把”字句和“被”字句？尤其是“被”字句？未来的方向或方法是什么？

罗仁地：从语法化的趋势来看，汉语“被”字句的用法越来越像英语的被动句。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，“被”字句的句法结构和功能都有所不同。最初，“被”字句的用法是非常有限的，通常只用来表达不好的事情。但到了近代，因为受到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的影响，人们用“被”字句来对译其他语言中的被动句，因此“被”字句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，现在的用法越来越接近英语的被动语态。

问题在于，汉语本身并不需要这种被动结构，刚开始是为了翻译外文，但现在变成习惯，常常用“被”字句来表达类似英语的被动句的意思，但从类型学来讲，“被”字句并不是被动语态。它越来越变成普遍的用法是在非施事者当话题的时候可以加“被”。可是赵先生那时的看法是，“被”字句的一个用法是用来标识动作方向的，但其实它还有其他的用法。赵先生认为“被”字句不是必要的，只是为了表达得更清楚一点，在及物句的动词前面加上“被”字，而不出现在非及物的句子里面。他也可能是受一般的被动语态的分析的影响。但是书里讲得很清楚，同样的意思其实不一定需要“被”字句，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表达（Chao 1948：35；1968：70-71；1968[2011]：95-96）。所谓的“不需要”是因为被动句的用法是切换功能所指追踪系

统 (switch function referent tracking system) 的一部分, 但汉语没有语法化切换功能所指追踪系统, 所以没必要用“被”字句来保持某所指的话题性质 (有关所指追踪系统的类型, 可以参考 Comrie 1989、1994、1999; Van Valin 1987)。

赵先生对“把”和“被”的分析很类似, 他叫做“pretransitive”标志, 即出现在及物动词前面分辨动词所示动作的方向。形成的构式都是话题-述题结构。“把”字句构式除了主要话题, 还有次要话题, 就是“把”字后面提到的所指。这些构式习俗化了以后, 还发展了你刚才提到的功能。

杨旭: 最后一个问题。您在讲座中提到, 过去除了吕叔湘先生, 没有多少学者了解或应用赵先生的观点。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赵先生了。

罗仁地: 现在确实有一股“赵元任热”, 这要归功于石锋教授。他一直在倡导学习赵先生的理论。除了会议以外, 还有很多围绕赵先生的群聊, 讨论都非常活跃。我几乎每天都在看这些讨论。如果哪天没看, 就可能错过 200 多条信息, 很难赶上。我从这些讨论中学到了很多, 觉得受益匪浅。

杨旭: 谢谢罗老师接受我的采访!

罗仁地: 不客气!

1 易家乐 (Søren Egerod, 1923–1995), 丹麦语言学家、汉学家。哥本哈根大学汉语语言学博士, 师从叶姆斯列夫 (Louis Hjelmslev)、高本汉 (Bernhard Karlgren)、赵元任等著名学者。曾任哥本哈根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教授, 北欧亚研究中心 (NIAS) 主席, 欧洲中国研究会会长, 美国东方学学会会员, 丹麦科学院院士等。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汉语方言研究的论文和专著, 有《泰雅语—英语词典》《中国古典文献学》等, 并将《庄子》若干篇译成丹麦语。

2 可参 Bilibili 网站“罗仁地读书会”频道, 链接: <https://space.bilibili.com/1286572344/>。

参考文献

陆俭明 2016 《要重视语言信息结构的思考与研究》, 《汉藏语学报》第 1 期。

罗仁地 2023 《赵元任先生的句子和论元结构概念》, 《实验语言学》第 4 期。

罗仁地、潘露莉 2022 《焦点结构的类型及其对汉语词序的影响》, 徐烈炯、潘海华主编, 《焦点结构和意义的研究》(增订本), 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
石锋 2023a 《赵元任的方向就是中国语言学的方向——石锋教授在首届赵元任语言学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发言》, 微信公众号“实验语言学”2023 年 09 月 02 日。链接: 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ddbk2QKzsiBe_DzA1LWhew。

石锋 2023b 《重新认识赵元任——〈赵元任日记〉出版》, 《光明日报》2023 年 8 月 24 日 16 版。链接: 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jlaujPvPYgyLW8Gayv2jjw>。

赵元任 2023 《连续性——方法论的研究》, 石锋、潘韦功译, 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
- Chao, Y. R. 1948[1967] *Mandarin Primer: An Intensive Course in Spoken Chinese*. Cambridge, MA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.
- Chao, Y. R. 1968 *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*. 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.
- Chao, Y. R. 1968[2011] *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*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.
- Comrie, B. 1989. Some general properties of reference-tracking systems. In D. Arnold, M. Atkinson, J. Durand, C. Grover, and L. Sadler (eds), *Essays on Grammatical Theory and Universal Grammar*, 37–51. Oxford: Clarendon.
- Comrie, B. 1994. Towards a typology of reference-tracking devices.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 Typology, University of Tsukuba, January 1994.
- Comrie, B. 1999. Reference-tracking: description and explanation. *Sprachtypologie und Universalienforschung* 52(1): 335–346.
- Givón, T. 1971 Historical syntax and synchronic morphology: An archaeologist's field trip. *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* 7(1): 394–415.
- Gundel, J. K. 1988 *The Role of Topic and Comment in Linguistic Theory*. New York: Garland Pub.
- Halliday, M. A. K. 1967 Not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e in English: Part 2. *Journal of Linguistics* 3(2): 199–244.
- Halliday, M. A. K. 1994 *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*. London: Edward Arnold.
- Lambrecht, K. 1994 *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entence Form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LaPolla, R. J. 2017 Chao Yuen Ren [Zhào Yuánrèn 趙元任] (1892–1982). In R. Sybesma (ed.), *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, 352–356. Leiden: Brill.
- Lehmann, C. 1985 Grammaticalization: Synchronic variation and diachronic change. *Lingua e Stile* 20(3): 303–318.
- Li, C. N., & Thompson, S. A. 1976 Subject and topic: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. In C. N. Li (ed.), *Subject and topic*, 457–489. New York: Academic Press.
- Sgall, P., Hajicová, E., & Panevová, J. 1986 *The meaning of the sentence in its semantic and pragmatic aspects*. Springer Science & Business Media.
- Vallduvi, E. 1992 *The Informational Component*. New York: Garland Pub.
- Van Valin, Jr, R. D. 1987 Aspects of the interaction of syntax and pragmatics – Discourse coreference mechanisms and the typology of grammatical systems. In J. Verschueren & M. Bertucelli-Papi (eds.), *The Pragmatic Perspective*, 513–531. Amsterdam and New York: Benjamin's Pub. Co.
- Van Valin, Jr, R. D. & LaPolla, R. J. 1997 *Syntax: Structure, Meaning, and Function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
关注我们



实验语言学 **Elinguistics**

刊物推广 | 沙龙预告

好文推介 | 学术交流

点击“在看”，将好内容推荐给更多的人

